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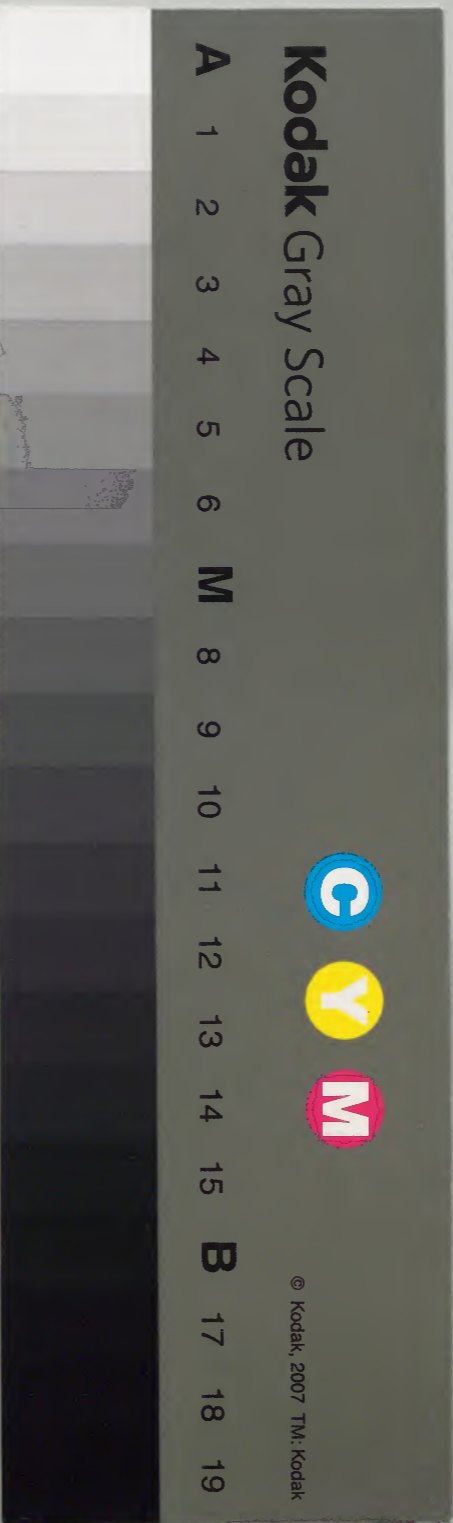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3	九三五七
4	七〇
〇	一七〇
〇	三二
〇	三册架函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三五七
函架	三〇
冊架	一七〇
冊架	三二
冊架	三册架函

儒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57
冊數	3 (1)
函號	299 17

299-17



淺草文庫

太極圖序說



尤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士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飄蕭雅有高趣光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

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
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
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
爲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旣手以授二程本因
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
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暗而不明而驟
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
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
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峰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
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節爾非其至者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
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
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
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
蓋有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又曰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
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
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
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

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
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
講學應事之外也

太極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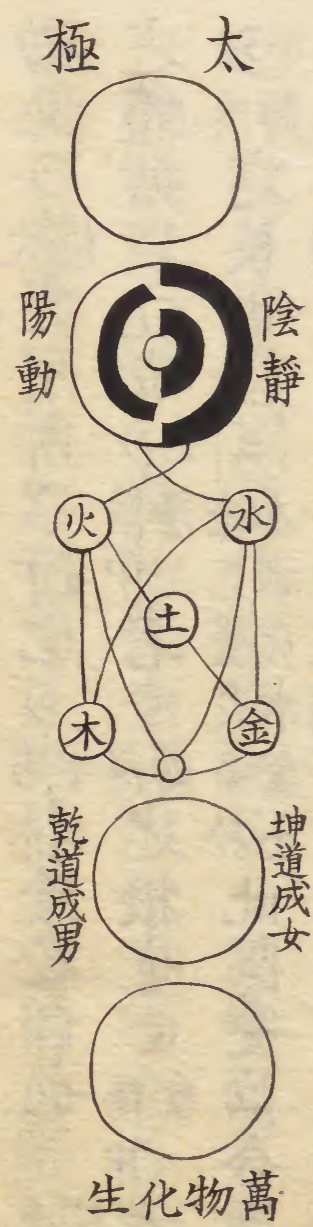
宋朱文公晦庵先生註

黃華實君同訂

浙水後學費余懷鶴陰輯編

李毓麟繡書同訂

太極圖



朱子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
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

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物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太極於是乎立而○太極☵☷陰陽☱☲水火☳☴五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

也天地人之道各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

☵陽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陰也物

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

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陰之謂也○伏羲作易自

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周濂溪太極圖本孟子夫子日夜之所息息字悟來直接孔孟之心源子朱子反覆詳明真有得乎濂溪之心矣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此合天地萬物之理而言○朱子曰上

天之載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也故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標題
無極而太極

根

太極動而生陽 此只是理 看得不得 動極 此極作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 有此理 便會動而靜 靜而動 然則太極亦動氣機
無動靜則太極亦靜 故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 動靜者
所乘之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一陰一陽之流行 闔往來
更無休息 互為其根 所謂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
無截然為陰 陽之儀是天地與畫卦 兩儀意思 又別
分陽以位言 兩儀之氣 混合幽明 及其既分 中間放
渾淪未判 陰陽之儀始立 朱子曰 太極之有動靜 是
寬濶光明 而兩儀始立 一陰一陽之謂道 誠者 聖人
天命之流行 而所謂一陰一陽之誠 之道 誠者 聖人
本物之終始 而命之道 其動也 誠之通也 成之繼之
善萬物之正性命也 始動而靜 誠之復也 成之繼之
萬物各正其性命 所以動極而靜 靜極而動 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 所以動而靜 靜而動 一動一靜 一動一靜
蓋太極者 本然之妙也 動靜者 所乘之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

微

氣順布四時

木

而之上之道也 陰陽形而下之器也 是以自其著者而
觀之 則動靜不同 時陰陽不同 位而太極無不在焉
自其微者而觀之 則沖漠無朕 而動靜陰陽之合理已
悉具於其中矣 雖然 推之於前 而不見其始之合理已
靜無端 陰陽無始 非知道者 孰能識之 曰動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兩儀分則陽動陰靜 而
動而交於陰陰凝合而交於陽 則生木火陰則生水金
水陰也 土則居中而旺 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 一箇理
於四者而五行具矣 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 一箇理
遷分做兩箇氣裏 而動的是 陽靜的是 陰又分做五
氣又散為萬物 五行之動 是相生的 蓋一氣之推 循
因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所謂五
氣順布 四時行焉 是也 二氣變合 而用者 原於對待
之體也 一氣循環 而至於本儀 分有陰陽 則一變一
日有太極 則一動一靜 而兩儀分有陰陽 則一變一
合而五行具然 五行者 質具於地 而氣行於天 陽者
以質而語其生之序 則曰水火木金土 而水木陽也

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
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
又錯而言之則陽動而陰靜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
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
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

行之氣做這物事方自然却是陰陽二陰陽一太極

也蓋緣做這五簡不是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陰陽是氣

事萬物何者不出於陰陽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

理何者不出於陰陽此太極本無極也無聲無臭五

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稟而性則一也蓋有太極則有

未嘗不五行細縕交感其變不齊故其發見於人物者

嘗不究也○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

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

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具於一物之中也蓋

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

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體然也天下豈有性

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

各具其一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

無極之真真字便是太極無極之中二陰五行之精氣

妙合而凝無極之實理具於二氣五行之乾道成男

陽而健者父之道也坤道成女陰而順者母之道五

行之所成所以布其氣也二氣交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

通人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

氣質以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息萬物形化而無

正性命蓋生生不窮之理冲漠於太極之先成象成形

窮也蓋生生不窮之理冲漠於太極之先成象成形

於化生之際而無一毫之間斷也○朱子曰夫天下

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緒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無窮化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化無窮矣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

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唯人也獨得其秀而心最靈到天地之性是理也纔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形既生矣神之發心知其啟矣五之性感而動而善惡分是又形生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矣故五性萬事皆出於此矣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不言陰陽處○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極道焉然陰陽五行之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其類而五殊之性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類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而違禽獸不遠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仁義中正仁義而主靜故靜立人極焉此承上文惟人得其秀而最靈惡分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其性之善也乃所以一天下之動而為之教化制其情慾使之有以檢押相率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全即太極之而趨於善也

六

六

渾融中庸所謂如天地之日月合其明
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也
昭著中庸所謂如四時合其序
日月之代明是也
如四時之代明是也
鬼神合其吉凶
錯行是也
福將一至必先知故至誠如神
一動非靜無適而非仁義中神是也
人豈動非靜無適而非仁義中神是也
人全動非靜無適而非仁義中神是也
之秀中以生而聖人之常本之於靜也
動也中其處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
誠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
何義酬酢事流而其變也苟非此心寂然
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靜不能違也
則不能直遂不翁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濂溪

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
欲故靜若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君子脩之吉直坦易而無悔豈非吉乎
逆理之謂凶也逆理則艱險阻而有礙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而
仁義之極蓋不假脩而自然也
子之所以吉也
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以氣言寒暑往來之類是也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以質言剛柔者陰中之類是也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理言仁義者陰中之類是也
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的關鍵蓋仁也而禮則
仁之著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立天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
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

大極

二

聞 及

則是亦聖人矣吉孰大焉苟惟拒之以不信絕之
以不為窮人欲滅天理其禍可勝言哉玩吉凶之
二辭何其為天下後世憂之深言之切如是乎又
引繫辭以明三才之本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於此見此
理之所寓雖有陰陽剛柔仁義之名而其立處無
也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而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
柔仁義反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
死亦只陰陽之氣屈伸往來爾○朱子曰易之為書
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
抑嘗問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
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
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子朱子論曰愚既為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
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

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
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
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
謂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為統體不可偏指
為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
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
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
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
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
所以為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為大

太極

而樂言之而不知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辯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爾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

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爲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凌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

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旣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

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夫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

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言
峻潔而渾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
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
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十二月二十七日

鈴木洋

校

吉田圻

通書序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名惇頤字
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或莫知其師傳
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
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
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
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
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
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
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

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
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
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
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
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
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
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
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
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
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

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
前哲之益遠懼妙音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
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
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
辰後學朱熹謹記

標題

通書

宋朱文公晦菴先生註

浙水後學

費余懷鶴陰輯編
李毓麟繡書同訂

誠者聖人之本

誠上第一

此篇論天以實理賦予於人而為性命之本原也

誠者聖人之本

○朱子曰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

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乃繼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

朱子曰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

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通書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誠斯立焉誠之流行出
安頓處如為人也是這箇誠為物也是這箇誠故曰
誠斯立焉○朱子曰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
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
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言道理至善與繼之善不同通繳上文
○朱子曰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雜也
賦人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此句通證誠
者善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方是天地成之者
性也成了屬陰此句又證誠之意方是天地成之者
那氣的了屬陰此句又證誠之意方是天地成之者
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皆以說一節○朱子曰此亦
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謂也行繼之者氣一方出而未
有

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
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而繼之者善是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
物在人感物而動者通也然尚利貞誠之復性物生
未有成立之初是上一截事利貞誠之復性物生
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利貞誠之復性物生
能成物也歸藏之時不動者復也是萬物已得此
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不動者復也是萬物已得此
貞在人為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利
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是陰靜此已此
元亨誠之通是五便陽動貞誠之復便分作四○此已此
是五行之性謂萬物資始各正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
即上文所謂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性通者方出而賦於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性通者方出而賦於
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於圖
已為五行性矣
大哉易也是流便是一陰一陽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

通書

聖誠而已矣

老陰變為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一是一是交
 易便有對待的陽交於陰交於陽是卦圖上的如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天地之間只
 是陰與陽兩箇字伏羲只因此畫卦示人
源乎 其性是成之者命是繼之者天賦為命物受為性
 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所以說性命
 之源○朱子曰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所以立由是
 而巳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
 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誠下第二 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
 為五常百行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聖
 聖誠而已矣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聖
 指其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聖人所謂惟天下至誠者
 理初無人之欲之私以病之是也以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
 一毫之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仁義則表裏皆不義○朱
 子曰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
 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

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屬
 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靜無 目無見但聞之理在而動有這靜底爾不是
 靜中有**至正**時而明達也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
 動意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
 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所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與休
 息不與事接為未發時耶嘗試求之泯然無覺之中
 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發之謂於際一有覺焉則又使
 為已感而非寂然不動之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
 窮者是乃天命流行之生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
 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
 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
 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無動而動誠非至
 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朱子曰靜而動誠非至
 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爾及動而陽誠非至

誠五常之本 此實理於其中又**百行之源也**○朱子
 分此五者之用又**百行之源也**○朱子

通書

三

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爾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 其體言則有其仁義禮智之實以

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

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非乎誠苟不

存則非邪而非明暗而非達塞也○朱子曰非誠則五常

正而邪而暗而非達塞也○朱子曰非誠則五常

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生知

日誠則眾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人心惟危欲動情勝○朱子

不假具於心而行難日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

果而確 知其難則守之宜確無難焉何果能確則又

難故

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須是果敢勝得

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朱子曰果者陽

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朱子曰克去己

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具效至於天下歸仁

果確之無雖如此○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

太極之在人者○上章言聖人之道也

天道之誠下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誠實理也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

怒哀樂之未發之本體則無為也便是天命之謂性喜

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為太極纔動便善惡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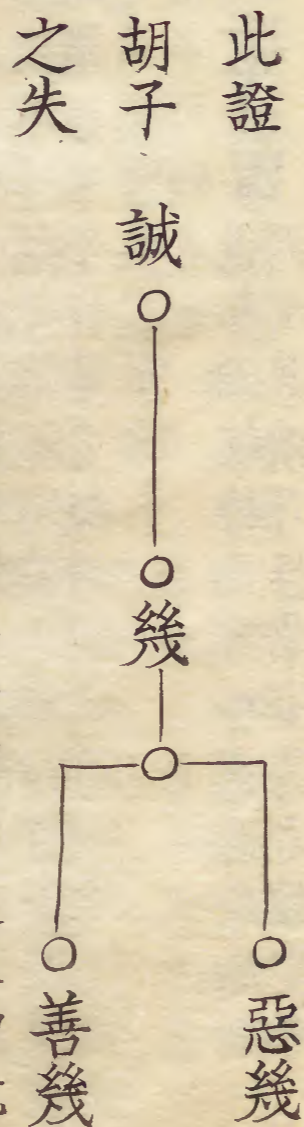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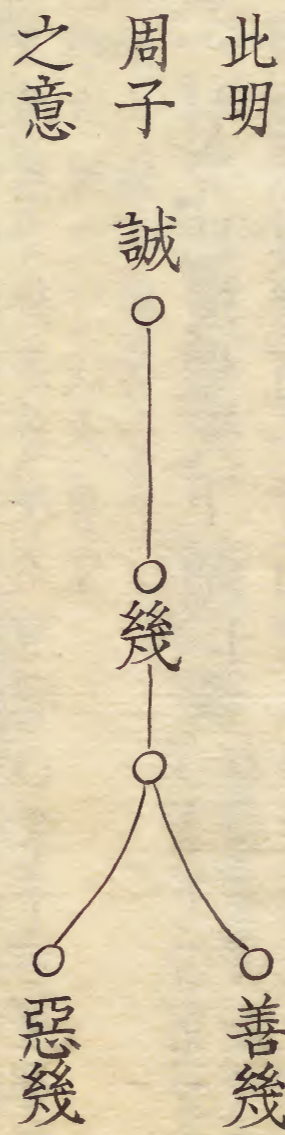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纔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

微

微

至其窮察之久，斬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意，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舜。幾是日用事為，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周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而指其未發之端，蓋為幾善惡，此明人心中，未發之體，而指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巳。或疑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說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後圖。如



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實曰信。誠

也。幾情也。德兼情性而言也。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曰者，因情以明信也。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焉安焉之謂聖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朱子曰

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

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此理而執焉者賢也○朱子曰復

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

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動微不可見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

廣周徧不可窮言無不到所以至蓋隨其所寓而之謂

神有所謂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性上復

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

不可窮則聖人之妙此篇論誠精而明神應而妙幾微

聖第四

而燭其幽乃性焉安焉之謂聖者

微

微

寂然不動者誠也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

有寂然感而遂通者神也通則直到未稍皆是通也初

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者幾也幾善惡者言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

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幾在誠神

之間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

最緊要濂溪說得的當數是神幾字要當如此○

朱子曰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

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

則實理發見之端而眾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誠寂也靜也而具動靜之神應故妙神感

也而妙動靜之機神只是以妙言之指造化而言忽

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在知痛便是神應

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而明也不疾

通書

六

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朱子曰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此篇言君子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邪則不和而辱害君子所以慎其動也

動而正曰道

動而正曰道道即太極流行之道正是理動而得其正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道○朱

子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其出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德即五性之德德有熟而不喫力之意和亦只是順則不得此理於身○動而正曰

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動而正曰

道用而和曰德却難通是自動用言曰者猶言合也若看

做道德題目○朱子曰用之所以和以此兩句緊要在

正字和字上○朱子曰用之所以和以此兩句緊要在

而無所待○朱子曰用之所以和以此兩句緊要在

於外也○朱子曰用之所以和以此兩句緊要在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悉邪也○朱子曰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

矣邪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朱子曰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朱子曰動必以正則和在動中矣

道第六此篇言聖人之道只是仁義禮智守之貴行之利廓之可以配合乎天地否則

道自道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朱子曰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朱子曰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朱子曰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朱子曰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朱子曰道體本然故

不守不行不廓耳。朱子曰言為之則是而歎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

惡中而已矣。剛柔善惡即太極陰陽五行之內氣質

善即皆中也剛柔之惡皆過不及也所謂天命之謂

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

者而言爾若纔說性便不是性也濂溪說性只是此

云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只是此

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的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

出五者然氣稟的性便只是那四端的性非別有一

種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

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

之性有善惡也氣稟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氣

搭附在氣稟上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氣

不用事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

雖昏而理自明氣雖贏乏而理則無勝負所以有善

而無惡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

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性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

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

所謂中也。朱子曰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

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吳惡為懦弱為無斷

為邪佞。太極之數自三而二剛柔也自一而四剛善

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滾來滾去便有不正如陽

為剛躁陰為重濁之類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大

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朱子曰剛柔固陰陽之大

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

非正而善者亦未

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以時中而言也○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人性本善

然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那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北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這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又不得須知氣稟之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托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朱子曰師者所以

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朱子曰

子曰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為上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此篇言人貴於聞過尤貴於有恥不然則有不幸與大不幸者存焉玩註可見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是一項

以生聞過則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聞過而改故耻為重○朱子曰不聞過人不告也不知耻己不仁也

通書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朱子曰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

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

此篇言思之一字所以為聖功之本以見君子貴於思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睿對智而言智是體睿是深

子曰睿通也

無思本也

言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

思通用也

言學聖人者則

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

通為聖人

言聖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誠神幾謂神也○朱子曰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

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

思者聖功之本

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動方

能至神故思者作聖之功也○朱子曰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

這方是用得思幾機二字無異義○朱子曰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機通微而不陷

於凶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此兩句說幾字○朱子曰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此一句說幾而神言作聖之功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神結之舉

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朱子曰聖也

志學章第十

此篇言人之為學當要立志士當志於賢賢當志於為聖聖當志於

希天

聖希天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天賢希聖士希

賢○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晞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

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朱○

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

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

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

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

如此熟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理會

得自卷而懷學顏子之所學一本作顏淵朱子曰顏

之却是私學顏子並不言若非已務實之論蓋人之輕

便以伊尹顏子並不言若非已務實之論蓋人之輕

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偏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

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學大學既言明德

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

民本非二事也○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更若遇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純細過伊尹只是

有擔當底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朱子曰

意思多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朱子曰

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

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

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

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

此書之包括至大而無窮矣知

順化第十一

也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仁義如

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

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
底義義便是收回底仁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
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也若仁義而有
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問春作夏長
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人道之立歟曰
此即此書二氣五行之說○朱子曰陰陽以氣言仁
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聖德脩而萬民化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
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朱子曰天地
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朱子曰天下之本在君君
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此篇言聖人心純乎理則賢才輔而
天下可治故以純心為要用賢為急
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
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朱子曰純者不雜
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洪範二

曰貌屬水二曰言屬火三曰視屬木四曰聽屬金五
曰思屬土周子言仁義禮智而不及信言貌言視聽
而不及思正猶金木水火不言土而土已寄旺於其
中也○朱子曰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
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
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朱子曰君取人以
賢才輔則天下治○朱子曰衆賢各任其職
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朱子曰心不純則不能
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
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着意放開

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
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
見也○朱子曰

禮陽也樂陰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

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禮樂須

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
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只是他情願
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
所以為臣這如何會和○若君子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
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

者不知持敬而務為
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此篇言君子當使實勝
名不可使名勝於實也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

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

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學者須是務實不
要近名有意近名

則為偽也大木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
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
夫好名者則狗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謂無善可稱爾非狗名也○朱子曰實脩而無名勝
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此篇言君子見善則學欲兼有眾
善見不善則勸不棄人於惡無不

用其愛
敬也

有善不及○朱子曰設問人或有不善

曰不及則學焉○朱子曰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朱子曰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朱子曰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朱子曰亦答詞也言人有善

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雖不非大惡也則曰孰無

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

鳥

惡之彼豈無畏耶鳥知其不能改○朱子曰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

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朱子曰善無不學故悉有眾善惡

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此篇言動一於動靜一於靜則為物不通必動有靜靜有動斯為聖

人神妙萬物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此言形而下之氣也

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就人言之語則不默默則不語以

物言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朱子曰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神即理也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

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晝固是屬靜然在夜間神不與之俱動夜固是屬動然在晝間神不與之俱靜又自是神神却管得那晝夜晝夜却管不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超然於形氣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動靜二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朱子曰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朱子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則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所謂物則不通也**神**

妙萬物聖人無入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所謂神妙萬物也○朱子曰結上文起下文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朱子曰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

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朱子曰此即所謂五行一陰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朱子曰此即所謂五氣順布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混言太極闢言為陰陽五行以後故未句曰其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以後故未句曰其無窮盡也○朱子曰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剛正九疇敘百姓大和

網

萬物咸若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朱子曰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閭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八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閩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漠風○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意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理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爾○朱子曰欲於齊肅之怠下添故希簡而寂寥六字

困

優柔平中此中字於動用上該本體說明道云惟德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朱子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此篇論樂本於政善則作樂以宣暢其和心故天地和而萬物順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朱子曰聖人之樂既非無因

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此篇論樂聲之淡樂辭之善自可移風而易俗爾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朱子曰聖王為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

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謂寬與和者故必以其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聖學第二十

此篇論學聖要在此心之一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是

純一即所謂太極一者無欲也一便是無欲人只為有欲此

謂太極無欲則靜虛靜虛即陰靜伊川云中有主則

時心豈不一無欲則靜虛虛即陰靜伊川云中有主則

奪之則實實動直動直動直即陽動直其動也若無所

則暗暗則塞動直動直即陽動直其動也若無所

則又私則狹靜虛也明則通通配禮亨夏在人動直則

明配本仁元春在明則通通配禮亨夏在人動直則

公配金義利物明則通通配禮亨夏在人動直則

公配正無偏陂明則通通配禮亨夏在人動直則

無欲則靜虛動

木

通書

卷下

公於已者公於人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言已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子曰此為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之人

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待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主暗也○朱子曰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篇言理乃人心之太極性則稟之不齊命則萬殊而一

也本

厥彰厥微

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

則不亦匪靈弗瑩言理之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朱子曰此言理也

微乎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所謂柔中焉止矣○朱子曰此善柔惡言性也說見

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分而言之有五總二

本則一謂是萬為一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一

實萬分自極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萬一各正萬物之

具一理所以乾道小大有定分也二氣一理而皆變化各正性命而實有之理而強為之各爾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朱子曰此言命也二氣五行之所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

足

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窮居自有其樂富貴貧賤不是以動其心也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樂○朱子曰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

心哉○朱子曰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富可二字遵愛可求而異乎

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朱子曰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

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

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微

不強也備其自然之常理聖人亦無所為容心也然則天人其一道爾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自動於彼天與聖人無所容心也是之謂無為而無不為發微不可見而充周不可窮神

之道與○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

有此十五字○易曰觀天之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不忒者誠聖人亦誠而已成變化行鬼神此成行陰陽之氣而已是以四時行百物生

神道設教亦不言也故誠於此有感必通故應於彼而服焉

天不言而人信之神不怒而人威畏誠故信天命推

無私故威無私故威天道生殺至公無私故威

天之無聲無不測謂之神神而行有常理謂之天與

天不言而信

無私故威

天不測謂神

神而有常謂天

三

道運於無形之謂

神一物而兩名

非二也皆理也

運於無形之謂

體

之謂道形而下者

未免麗於形

耳不足以道言之

有理不離乎氣而實不倚於氣故即

無形非外形而別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有一理運於無也

鼓動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此天道之自也聖人循

欲萬物同之所以有聖人鼓萬物

不可知也其溥萬

無心之妙非有心者計較

所可得及也易曰顯諸仁

而不與聖人同憂

盛德大業至矣哉

不見而章

是也聖人則其已誠而明者著也已言不動

而變

聖人之飛潛動植是也神道設而自化也以成無

為而成

以悠久無疆而言誠一不貳是也聖為物不

貳極其也

總成已成物而推言其本○此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誠則

不實自然成已成物一以貫之而無

富有即廣大不可禦當之盛與日新即悠久無疆之

道與

作易聖人德業如此天地聖人一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

思天視聽以民明

其善威者畏以民故詩書所謂帝

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或間朱子曰所謂帝天之

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

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問

化而裁之陰陽兩儀若不截斷存乎變存存字以心

四時之變於心則周歲之化吾可得而裁之也周歲之化上言之化

日四分日之一二三四氣行其間而月與日之數不

能及也必以四時之變陰陽老少之流行變易者存

而推之置閏參合然後其化可以裁成而不亂使不

存四時之變而獨以日月行會之數據而定歲則必

其何反易子丑易位存畫夜之變於則百刻之化吾

可得裁之也一日一百刻之化有子丑寅卯辰巳午

行度所以出寅戌亥之不同必以其畫夜之變日之

之然後其化之流入戌出卯入酉出辰入申者存而推

裁成而不亂使不存畫夜之變則其子午卯酉之迹

皆無以考矣其何以裁百刻之化乎故曰化而裁之

存乎推而行之者推而行之存乎通當潛而潛當見

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於心周歲之化所以反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

也朱子曰此猶車也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

久矣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

玩物也朱子曰此猶車不載物而徒飾其美也

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

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

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一言不足以及發之

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

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爾正謂此

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

聖蘊章第二十九此篇言聖人急求聞知於人薄亦

推而行之存乎

行之不遠

朱子曰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

也朱子曰此猶車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

久矣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

玩物也朱子曰此猶車不載物而徒飾其美也

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

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

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一言不足以及發之

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

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爾正謂此

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

通書

三

甚矣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朱子曰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朱子曰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

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夫夫子之道如天

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夫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朱子曰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

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

薄亦甚矣

○朱子曰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薄之尤爾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字之祖義理之宗天地鬼神易文

畢萃於此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

聖人之精是精謂心之精微畫卦以示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聖人之蘊蘊謂德所蘊畜是偏旁帶象生八卦便是聖人之蘊蘊謂德所蘊畜是偏旁帶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

是包得在裏面因卦以發如象辭文言繫辭等孔子卦不畫

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

而聞也○朱子曰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

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天地是體

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朱子曰陰陽有自然之變

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

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

遷改乾乾不息於誠是脩德底事遷善改過亦不得長進遷

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者改乾之

過則是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乾之

用莫朱子原本其字遵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損益之義

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者蓋正心脩身學問之大

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

在此賢愚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聖人之

旨深哉○朱子曰此是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

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

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遷善改過者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

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朱子曰四者一善

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朱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

○朱子曰親者難處疎者易裁然不

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

不同行也

○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

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朱子曰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

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

之掌也○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

○朱子曰程子

曰無妄之謂誠

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朱子曰

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

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此篇言君子之富貴以道德而不在乎富貴之富貴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朱子曰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

真知道道義為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此篇言聖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

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

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又朱子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事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為學治已治人亦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朱子曰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

是方感

動則變

變則已改舊俗

變則化

化則

都消化矣矣無

故曰擬之

而後言議之

而後動擬議以

復痕迹矣矣

成其變化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朱子曰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

也

刑第三十六

聖人之法天以
政養萬民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
 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
 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
 焉故得刑以治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
 品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
 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
 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
 行乎其間○朱子曰
 意與十一章畧同

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
 也中正者仁之所存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
 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 訟卦曰

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朱子曰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
 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
 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
 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
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
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

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

子乎○朱子曰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此篇引三卦以明主靜之意是亦聖人之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

瀆則不告也○朱子曰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

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泉水之始出漸也○朱子曰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朱子曰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

樂隱禮不接心術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便都純是靜則止止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都只是箇理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心言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

即是其道也深乎艮止之止有動靜止自止其止也
○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
德之事終之之事也然於此可見主靜之意靜者
為主故以蒙艮終焉○朱子曰此一節引艮卦之象
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
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
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
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
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
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
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
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
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

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
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
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
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
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然諸本皆
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
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
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
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
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

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
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
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
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卽潘誌及
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
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至於道學之微有
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
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
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
盡正者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

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
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
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種穆之傳亦有
未盡其曲折者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
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王之遺教
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
益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
鋟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
書

庚辰仲冬廿八

福如剗謹校

西銘序說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

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始子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子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反

其異而合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特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

西金屋言
二
嘿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

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下凡惟

標題

西銘

宋朱文公晦庵先生註

浙水後學

費余懷鶴陰輯編

李毓麟繡書同訂

乾稱父坤稱母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
 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推稱字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便見異也厲聲言一母稱字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是天下之
 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以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
 透過了○朱子曰天裏便也至健而位乎上天賦形也
 地陰也以順而位乎人道也乎中氣於天賦形也
 於地以貌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氣於天賦形也
 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體也乾坤其性也
 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

西銘序言

三

天地之帥吾其性

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即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百名

二

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爾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嫡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

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以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父母宗

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尊高年所以

坤都無干涉而姑為是言以形容之也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者也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

遠近之分○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凡天下

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臣

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

而巳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老幼一故凡尊天下

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

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

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若言同胞吾與

了便說着博施濟眾了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

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

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

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仁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

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

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

其凶增其惡若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

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

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知非見聞之知乃默契之爾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

作

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
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神底便是理故喚做天地之
志○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
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心
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
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朱子曰孝經
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
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
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
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

按索隱繇初受堯封為崇侯以治水
無績被殛長子禹襲位故稱崇伯子

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

按左傳穎考叔春秋時穎谷
封人間鄭莊公誓不見母因

聞

公賜之食欲舍肉遺母

感其言遂為母子如初
之錫類惡旨酒育英才是

是事親每一旬皆存兩義推類可見○朱子曰好飲
酒而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

傳

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
我之得私也故育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求
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

也按左傳晉獻公惑於驪姬之讒申生懼奔新城公
誅其傳申生自殺○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
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親之道而瞽
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
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
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伯奇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梓花
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
河而死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
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
也伯奇順令順其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
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

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天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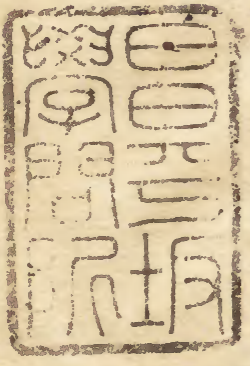
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澤所以大奉於我就我當勞而不怨○朱子曰富貴福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於人父母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具心亦一而已矣

其

聞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心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康辰季冬朔鈴木洋印字

西鏡

三

